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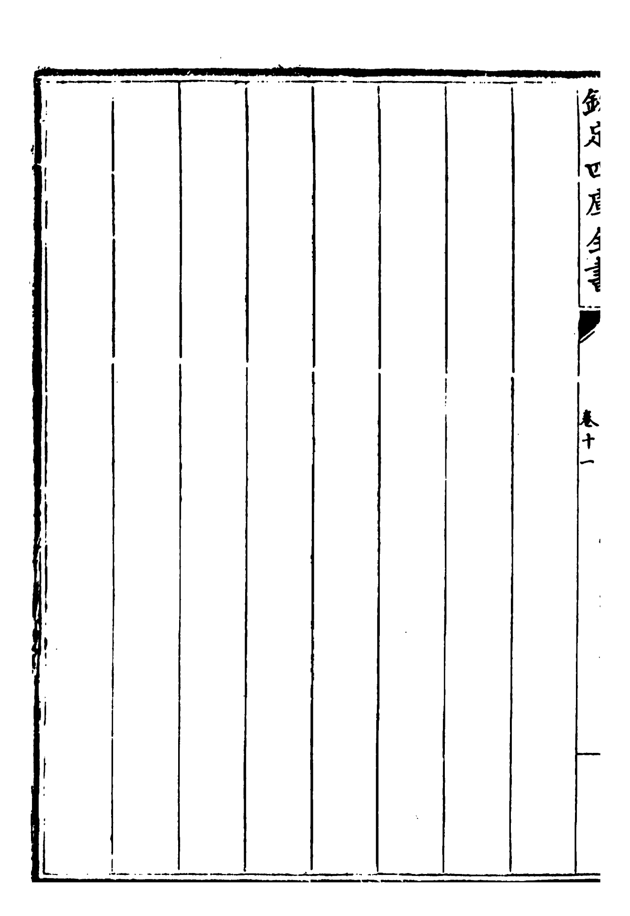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吳樹萱

謄錄監生臣褚兆鰲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一

宋 唐仲友 撰

藉田勸課之譜
親蠶勸課之譜
農事賞罰之譜
農事祈報異同之譜
補助荒政委積之譜



耤田勸課之譜

祭義

内宰上春王后帥六宮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天子千畝 南郊 冕朱紘

月令

天子三推

一墢 班三之

國語

國語 徇耕耨之藉亦如之

農師一之 春省耕而補不足

農正再之 土地闢有慶

后稷三之

司空四之

尚書 孟子

二月東巡狩 土地荒蕪有讓

五月南巡狩 土地闢有慶

土地荒蕪有讓

周禮

田不耕者出屋粟

諸侯百畝　東郊　冕青紘

三公五推　三撥公

卿諸侯九推　九撥卿

大夫二十七　士八十一　庶人二百四十三

庶人終于千畝　旬師徒三百人

司徒五之　秋省斂而助不給

太保六之　八月西巡狩　土地闢有慶　土地荒蕪有讓

太師七之　不耕者祭無盛

太史八之

宗伯九之　十有一月朔巡狩　土地闢有慶　土地荒蕪有讓

王則大徇

親蠶勸課之諧

禮記 蠶

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王后蠶于北郊

以共純服

祭義 繅

國語 社而賦事 蒸而獻功

敬姜猶績

甫庶人則治麻事

王后親織元紞

孔子曰今也純儉

公侯夫人加紘綖

卿內子為大帶

周禮

宅不毛者有里布

詩 七月 絲麻

蠶月條桑

春日載陽

爰求柔桑

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

夫人蠶于北郊

以共冕服

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

夫人繅三盆手

命婦成祭服

列士妻加朝服

庶人以下皆衣其夫

不蠶者不帛

不績者不衰

豳風朱裳用麻

八月載績載元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齊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閭師凡庶民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内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内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

王　舍人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毛詩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畆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畆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瞻卬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畆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

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七月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 樂記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祭義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

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

黄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表記子言之君子

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國語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農正日月底于天廟上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

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青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賛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

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

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因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宣王料民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恊孤終司商恊名姓司徒恊旅司寇恊姦牧恊職工恊革場恊入廩恊出

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
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
時是皆習民數者也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王后親
織九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
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
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孟子滕文公下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
服　梁惠王下巡狩者巡所守也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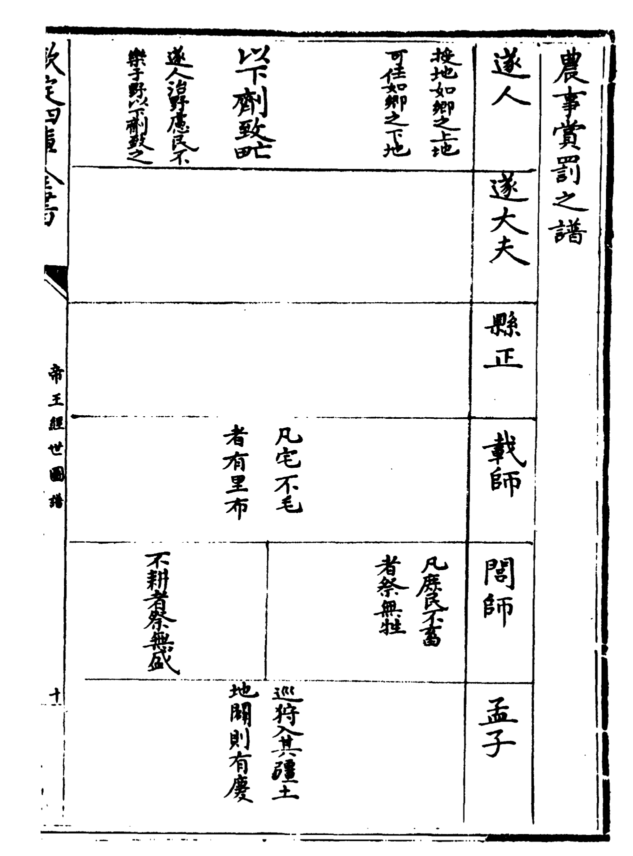
省斂而助不給　告子下入其疆土地闢則有慶土地荒蕪則有讓

春秋桓公十四年秋御廩災穀梁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觀下觀而化也其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井養而不窮者也其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繼觀者噬嗑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繼噬嗑者賁其象曰君子

以明庶政无敢折獄繼井者草其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先王之勸農桑蕪有之矣王親耕后親蠶大狗者三省婦使以勸蠶事蓋取諸觀取諸井乎獻種而耕於孟春省斂於秋薦衣而蠶於季春獻繭於夏綠事畢而麻事起其取諸革乎廵狩以闢荒為慶責里布屋粟無盛不帛不衰以罰其惰其取諸噬嗑乎三推三盆手而下降殺有等自農師至于王先後有序元紞至于衣其夫尊卑有倫其取諸賁乎不特此耳

祈而後耕薦而後蠶天人因成之理也后獻種而王耕天子薦衣而后蠶陰陽始終之義也上之愛民若此民其忍不從乎上之率民若此民其能不從乎上之防民若此民其敢不從乎周之政本末兼舉如此故譜而次之見其本末焉耳



農事賞罰之譜

官	事
遂人	授地如鄉之上地可任如鄉之下地　以下劑致甿　遂人治野慮民不樂于野以下劑致之
遂大夫	
縣正	
載師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閭師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　不耕者祭無盛
孟子	巡狩入其疆土地闢則有慶

耡者新甿之田 收其粟藉之耡粟

以興耡利甿

興即興甿之興 明其有功者

以彊予任甿

彊即餘夫 更與之田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賞罰之制不可攷

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不樹者無椁

不蠶者不帛

巡狩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

不績者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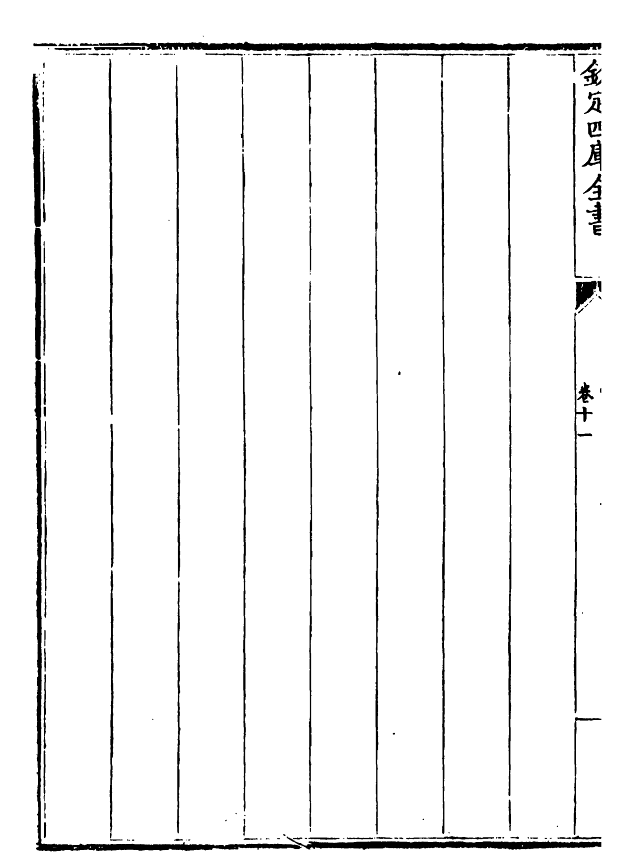
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職

閭師凡任民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興鋤利甿以彊予任甿　遂大夫以教稼穡以稽功事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神農氏作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益之象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不能使人遷善改過亦未足為益故先王利以和義服田力穡者不容無賞義以禁非惰農自安者不容無罰賞罰行而民有所勸其不竭力於南畝乎故譜五官之事以見古法大槩至於諸侯之國王者分土而畀之民使行賞罰者也故廵狩以察之而慶貢行於其

君而已周官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其事也然孟子言黜陟之事以地之荒闢為之首則先王務農重穀於此可見



農事祈報異同之譜

春
祈穀于上帝
薰祭禜
祈年于田祖
以御田祖
族祭酺

夏
祈穀于上帝

正月　祈穀于帝
二月　命民社　開冰薦廟
三月　薦鞠衣于先帝　難磔攘以達春氣
四月　嘗麥薦廟　飲酎
五月　大雩帝　嘗黍薦廟　為民祈祀山川百源雩祀百辟卿士
六月

啟蟄而郊　郊而後耕　郊用辛
吉亥而社　春祭曰祀　郊特牲　日用甲　蒐田祭社
春籍田而祈社稷　四之日其蚤
仲春迎暑　獻羔祭韭
龍見而雩　祈穀于帝
苗田享礿

雩有二
龍見而雩
龍見之雩有定時常禮也
旱暵則舞雩
旱暵之雩無定時變禮也
索有二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
大司徒荒政十有二曰索鬼神
黨正之索有定時常禮也
荒政之索無

大宗伯　祭法
禋祀昊天上帝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實柴日月星辰　王宮祭日　夜明祭月　幽宗祭星
槱燎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　雩宗祭水旱

秋報 嘗祭禜

秋

冬報

國大蜡

冬

七月 嘗穀薦廟

八月 嘗麻薦廟 難以達秋氣

九月 大饗帝

十月 大飲烝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十一月 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十二月 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始殺而嘗 嘗之日涖卜搁以求福之文祀祊

秋報 報之爲言求歲之祈 春祈上帝則秋報上帝亦可知

閉蟄而烝 閉而斷獄 烝衆祖考

冬報 狩田以享烝 夏祈上帝則冬報上帝亦可知

仲秋迎寒 社之日涖卜 秋祈社稷 求歲之福 以社以方

天子大蜡八 先嗇司嗇農郵表畷貓虎坊水庸昆蟲而祭 祀之

定時蜡禮也 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蜡則祭其所以謹民財也 詩曰上帝蓋不寧 又曰靡神不舉 所謂索鬼神也

社稷五祀五嶽祭 王立二社 王立七祀

山林川澤狸沉 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有天下者祭百神

四方百物疈辜 四坎壇 祭四方

先王 祼獻 饋食 祠禴 嘗烝 二祧享 王立七廟 一壇一墠 嘗 禘有

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春秋祭禜亦如之雩祭水旱也　旄師春秋祭酺亦如之　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肆師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女巫旱暵則舞雩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天子飲酎用禮樂　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挑先薦寢廟　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季秋之月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孟冬之月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仲冬之月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

井泉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郊特牲社

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

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

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

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

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

帯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毛詩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生民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豐年秋冬報也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

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良耜秋報社稷也畟畟良耜俶

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七月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雲漢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羣公先正則

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箋云百辟卿士𩂣祀所及者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春秋桓公五年大𩂣　左傳秋大𩂣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𩂣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公羊曰大𩂣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𩂣則旱見言旱則𩂣不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烝者何

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甞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䟽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曰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乙亥嘗 左傳曰書不害也 公羊曰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

梁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且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内之三宫三宫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僖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穀梁曰雩月正也雩不得雨曰旱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三十一年夏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

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宣公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

不止　穀梁曰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三年秋大雩　七年春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冬大雩　十年夏四月五

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曰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曰五卜强也　十有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葢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襄五年秋大雩　左傳曰旱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曰三卜禮也　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曰旱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左傳曰旱也　昭公三年秋八月大雩　左傳曰旱也　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曰旱也　八年秋大雩　十六年九月大雩　左傳曰旱也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秋書

再雩旱甚也　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曰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定公元年九月大雩　穀梁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

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曰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穀梁曰不敬莫大焉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曰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

之運也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
巳郊　穀梁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
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
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
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
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
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

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常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

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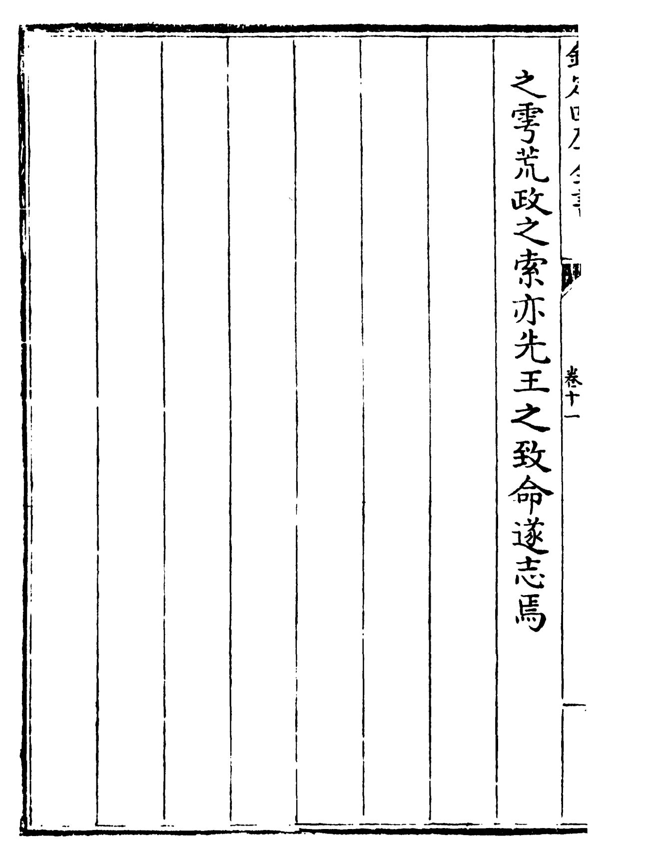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古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非為巳求福有祈

有報莫非為民而於農事尤多郊社方望雩禜酺
禴祠烝嘗寒暑送迎開氷薦衣嘗新之禮皆有常典
惟雩禜二禮最備而有變所以求助於鬼神祇者備
矣詩周禮春秋皆周制祭法有七代之制月令秦制
故大同而小異今故舉其時月辨其典禮明其常變
為譜如右觀者察焉先王制祭祀之意思過半矣易
困之九五利用祭祀堯湯之水旱困於天地反手中
而直則利用祭祀祀則受福桑林之禱也然則旱暵



之雩荒政之索亦先王之致命遂志焉

補助荒政委積之譜

委積

遺人委積五

鄉里	門關	郊里	野鄙	縣都
恤阨艱	養老孤	待賓客	待羇旅	待凶荒

補助

春	秋
省耕而補不足	省斂而助不給

荒政聯事

天官	地官
太宰九式 日宰六聯 膳夫不舉	大司徒十二荒政 遺人委積 均人力政 司稽施惠 司市無征 司關無征 遂人移用其民 旅師頒斂 廩人殺數 倉人司穀均食

荒政二附見別官佗書

散利	薄征	緩刑	弛力	舍禁
平頒其興積	司市無征年上下出斂法	令邦國緩刑	凶札無力征	山澤列而厭

別條

力政等差

豐年	中年	無年	凶札
三日	二日	一日	無力政

宗伯凶禮	行人五物	王恤諸侯

道路委積三

-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 遺人恤艱阨　詩我取其陳　旅師平頒其興積
- 兵
- 太宰閒民　司稼賙急　平興

旅師委積三

- 耡粟（興耡之粟）
- 屋粟（不耕之粟）
- 閒粟（閒民之征）
- 太宰閒民轉移執事
- 力
- 遂師移用其民

春官　夏官　秋官　冬官

- 春官：大宗伯凶札　大司樂弛縣　保章氏救政　大宗伯小宗伯　祝巫禱祠事
- 夏官
- 秋官：小行人五物　掌客凶荒殺禮　士師荒辯之法
- 冬官

- 去幾：司關無征　關梁不租
- 眚禮：殺禮　不舉　多昏　八蜡不通
- 殺哀：凶荒殺禮
- 蕃樂：司樂弛縣
- 多昏：殺禮多昏　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 索鬼神：廢神不舉　宗伯禱祠
- 除盜賊：士師刑守

民食等差荒政別條

- 人四鬴上
- 人三鬴中
- 人二鬴下
- 不能人二鬴（令邦國移民就穀）
- 移民
- 移粟
- 通財
- 殺用

- 荒政十二　君恤民
- 民相恤（以荒教恤）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曰喪荒之聯事六曰歛弛之聯事　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　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大司徒十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遺人掌邦

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闗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賔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廵而比之以時頒之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廵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賈師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　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

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荒禮哀凶札　大司樂大札大凶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士師之職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禍烖則令哀弔之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　掌客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

毛詩甫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雲漢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有狐古

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禮記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

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郊特牲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曰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曰臧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

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廐

穀梁曰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僖公十三年　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

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請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　左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

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 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二十一年夏大旱 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傳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内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撿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狩者廵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唯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告子下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

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先王之於民制為常產教之稼穡既足以生養而有餘慮天時之無常則又為之委積其有不足則補助行焉其有災患則荒政行焉荒政之目不一大抵損

上益下上以厚下安宅而已委積以待既濟之忠患預防也平頒興積移民通財謙之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也緩刑解之赦過宥罪也青禮蕃樂節之制數度議德行也除盜賊噬嗑之明罰勑法也遊而以休豫而以助豫之順以動也索鬼神困之利用祭祀也一物而衆善其其委積補助荒政之法歟然梁王移粟自謂盡心而孟子以為五十步笑百步何也蓋先王以井地為常法以荒政為非常之備委積補助荒政

之條目皆助常法之所不及廢其常法而恃其助非益之有孚惠心也坎而習是謂重險君子觀斯象則亦常德行習教事而已果能此道彼雖重險其能陷我乎太平之書而預為凶荒之備分職聯事詳密委曲如此天能使之貧乎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可謂重險矣然民無菜色以出乎險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周之委積補助荒政易之意堯湯之法也故譜而列之以備王政之本末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二

宋 唐仲友 撰

農隙講事之譜
講事異同參合之譜
兵車攻守之圖
齊内政寄令變周之譜

農隙講事之譜

	仲春	仲夏	仲秋	仲冬
教	振旅（入日振旅）	茇舍（止宿之法）	治兵（出日治兵）	大閱（簡軍實）
陳	如戰之陳	如振旅之陳	如振旅之陳	如戰之陳

辨用　鼓鐸鐲鐃之用　號名之用　旗物之用　修戰法

田　蒐（擇取為蒐 表貉誓民 鼓遂圍禁）　苗（去害苗為苗 如蒐之法）　獮（多殺為獮 如蒐之法）　狩（守而取之為狩）

弊　大弊（弊也）　車弊　羅弊　徒弊

獻禽祭　以祭社　以享礿　以祀祊　以享烝

講事異同參合之譜

振（辨鼓 鐸鐲 鐃） 茇舍（辨號名） 治兵（辨旗物） 大閱（頒旗物） 聯事 季禮 方伯連帥禮 諸侯禮 羅儀物

王執路鼓（王提馬而走） 帥以門名 載大常 王建大常（天子殺則下大綏）

諸侯執賁鼓（諸侯晉） 諸侯載旂 諸侯建旂（諸侯殺則下小綏）

軍將執晉鼓（大夫鼜） 縣鄙各以其名 軍吏載旗 孤卿建旜（大夫殺則止佐車）

師帥執提 家以號名 師都載旜 大夫士建物 師都建旗

天官（大宰 小宰 獸人 幕人 掌次） 官

地官（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州長 黨正 族師 鼓人 縣師 遂人 遂師 縣正 鄙師 鄙長 稍人 山虞 澤虞 迹人）

春：振旅 十國為連 蒐田 連率比 茇舍 年簡車

夏：苗田 連有帥

春蒐 夏苗 秋獮 冬狩（七月之三日具同截饁 功皆千矦 陳以講事）

服（姓弁服） 路（木路） 車（田車） 建（大麾） 箙（熊席 張幕） 次（設重帟重案）

旅帥執鼙　鄉以州名　鄉遂載物　州里建旟　春官（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司几筵 司服 巾車 司常）

卒長執鐃　郊野載旐　縣鄙建旐　夏官（大司馬 小子）

野以邑名　道車載旞　官（司弓矢 田僕）

兩司馬執鐸　百官載旟　斿車載旌　秋官（士師）

伍長　百官各象　秋教治兵已

公司馬執鐲　其事　乃出軍之旗（冬閱軍實 比乃其牢之等）　冬官

治兵　三十國為卒　弓（大夫）

秋　卒正三　三年而冀　矢（殺矢 鍭矢 增矢 茀矢）

年簡徒

獮田　卒有正　祭（宜造伯 禱甚頹 獲獸社 祊宗）

大閱　二十國為州　入而振旅　馭（田僕）

羣收五年

冬　大簡車徒　歸而飲至　馬（田馬 田獵）

狩田　州有牧　以數軍實　斬牲（羊牲）

周禮太宰八則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五曰田役之聯事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獸人掌罟田獸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賔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𢷬人掌以時𢷬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賔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𢷬者掌其政令　幕人田役共其帷幕幄帟綬　掌次師田則張

幕設重帟重案　師田則張幕設案　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惟田與追胥竭作　鄉師之職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

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　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

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遂人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　遂師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酇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

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　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　大宗伯之職大田之禮簡衆也小宗伯之職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肆師之職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位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司几筵甸役設熊席右漆几

司服凡甸冠弁服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

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
其名家各象其號　置旌門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
旗弊之甸亦如之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
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
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
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旅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中秋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陣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

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司弓矢夾弓

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　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
矰矢茀矢用諸弋射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
周易師六五田有禽　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象曰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恒九四田無禽　解九二田獲
三狐　巽六四田獲三品
毛詩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
虞則王道成也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

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人悅而歸之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大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

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修政事修車馬備

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我車既攻
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車孔阜東
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
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決拾既
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
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惟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禮記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王

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孟夏之月驅獸無害

五穀無大田獵　季秋之月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郊特牲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

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祭義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
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　孝悌放乎獀狩修乎
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勿敢犯也　仲尼燕居以之田獵
有禮故戎事閑也

春秋狩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傳曰公狩于郎書
時禮也公羊曰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
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

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曰
公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
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為乾
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
於禚　蒐昭八年秋蒐于紅左傳曰秋大蒐于紅自根
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穀梁曰秋大蒐于紅正也因蒐
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
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

候蹄揜禽旅獸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衆士以習射于射宮有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以是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昭十一年五月大蒐於比蒲公羊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　二十有二年大蒐于昌間定公十三年大蒐於比蒲　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大閱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左傳曰大閱簡車馬也

治兵莊八年正月甲午治兵穀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左傳隱公觀魚于棠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

猶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襄公三十年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

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國語周語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于籍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

漢書刑法志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

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

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飭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昔者聖人為弧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於既濟則曰思患而預防於萃則曰除戎器戒不虞先王虞患之深如此講武之制所由立也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象則曰常德行習教師事之彖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其象則曰容民蓄衆兑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

以犯難民忘其死於象則曰朋友講習先王之寓兵於農而習武其田其兼取諸此乎兵主險也習之四時則無不教弃民之患兵毒民也寓之閭井則無久蓄不用之憂兵勞而犯難也習之田獵有說之義焉比鄰鄉井出入相友得講習之義焉講武於始以同其慮患之憂田獵於終以同其從禽之樂公私之義其初律以禮法其久出於誠心故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致禽之禮其初帥以官

師其久期於自盡故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一發五豝虞之仁也五豝一發騶之仁也故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仁也國人畢作而老者優壯者獲禽而長者厚故曰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叛者取之服者舍之而威德兼著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振旅先長者治兵先壯者而仁義之兩得故曰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自王至于庶人禮有等差

自牧伯至于諸侯時以疏數而上下之分明矣田車既好則狩於甫草選徒囂囂則苗於敖而險易之利盡矣鳥獸孳尾則蒐于春五穀既植則苗於夏獮於既烝狩于畢時合圍掩羣在所不忍而對時育物之道得矣大有宜造小有伯禱前有表貉後有饁獸社礿祊烝各順其時而成民致力之義彰矣先王之講武田獵其道悉備如此豈獨仁心仁聞之所能實周公設官分職聯事合法法制備具之所致也後世棄

先王之典快心於從禽如詩人盧令之刺安意于僭

禮如春秋蒐閱之書則周公之典壞矣故爲二譜以

存先王之制見其梗槩云

兵車攻守之圖

鄉遂十五萬人

守車一千五百乘
攻車一千五百乘

采邑具車三千

八旗為聯

兵法二車相拒左右前後更為首尾則一車有四頭八尾之法

四閭為旗

攻車一乘七十五人
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

徒二十四人有輦

右甬二十四人

前拒二十四人

馬馬馬馬

兵車

右兩司馬
卒長居中

輦車兩司馬一人

左角二十四人 御兩司馬

四兩為卒 守車一乘二十五人 牛十二頭 二車合百人

兵車 以革執謂之革車 即戎謂之戎車 載兵謂之兵車 以戰言謂之攻車 對重言謂之輕車 可疾謂之馳車

革車 以牛駕謂之牛車 又謂之大軍 載任器為之重車 亦謂之守車

齊內政寄令變周之譜

制國（二十一鄉 士鄉十五 工商鄉六 即周鄉）

定民居（北閭族黨州鄉 即周）

寓軍令（伍卒旅師軍 即周）

制鄙（井邑立甸縣都 即周）

別說（漢晁錯言古制邊縣之法頗與內政同）

公帥（有中軍之鼓）

士鄉五

五家為軌（家與家相疇 即十家為聯） 軌為之長

五人為伍（人與人相疇 即十人為聯） 長帥之

三十家為邑 邑有司

五家為伍 伍有長

國子帥（有國子之鼓）

士鄉五

十軌為里 里有司

五十人為戎 里有司帥之

十邑為卒 卒有卒帥

十長一里 里有假士

有高子

高子帥 之鼓 士鄉五

工立 工鄉三 三族

市立 商鄉三 三鄉

即四閭為族 八閭為連法 四里為連 連為之長

十連為鄉 鄉有良人

五鄉一帥

二百人為卒 連長帥之

二千人為旅 鄉良人帥之

萬人為軍 五鄉之帥帥之

十卒為鄉 鄉有鄉帥

三鄉為縣 縣有縣帥

十縣為屬 五屬 五大夫使各治一屬 五正 使各聽一屬 屬有大夫

四里一連 連有假五百

十連一邑 邑有假候

參國起按以為三官 匠立三宰工立三族 市立三鄉澤立三虞 山立三衡

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

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國語齊語管子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恊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法相示以功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也不見異物而遷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

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
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
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
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
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未安桓公曰安國

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既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

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内郊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

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知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

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帥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

前漢晁錯傳上書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於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内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㓜則同遊長則共事故夜戰聲相聞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春秋書云如齊觀社三傳之說皆不得其本意古者之於社簡其車賦合其卒伍君親誓之以習軍旅齊始變周之制作内攻寄軍令則於社有變更矣齊寓

軍令本欲速得志於諸侯魯鄭國閑其更張託於觀社以察其軍政春秋書之記齊之變禮而魯公棄其社以觀人之社也蓋周公以後國有常典修而不廢齊雖寓政其若我何不親誓其社而觀人之社是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魯軍政之壞可知然則齊之變周制奈何周之制有鄉有遂而後有都鄙於諸夏亦然今制都制鄙獨存二法又其名數與周禮不同者其變可知然亦大同而小異耳周制成於百人齊制

成於二百人即周之八旅為聯也周以兵車一百二十五乘為一軍齊以百乘為一軍減周制五分之一五鄙四十五萬家而為車五百乘合三軍為車八百乘減周千乘之國亦五分之一蓋管子據齊桓公初所有人民為三五之制如此耳鄉出軍家一人與周同鄙出車九家一人輕於周卯乘之制蓋周辨其可任者四卯為甸齊則總其民數九家而一兵非能輕于周而未嘗重於周也五十人為小戎半車之制說者

謂一車步卒五十人非也車無二隊可成陣法之理楚車法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亦兵車二十五人守車二十五人也李靖問對以兩為五十人謂楚山澤多於周制亦非也然則齊制亦有異於周者乎曰有周之為保伍也惟恐民之不安故比長曰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齊之為保伍也惟恐民之不强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令遷徙然則王者之教順民霸

者之政強民順民者久而安之上畏民而自反強民者久而怨之下抗法而姦生孔子所謂道德齊禮有恥且格道政齊刑免而無恥自此分矣然則齊之變周非在變法變其道也故譜而系之說使學者知王霸之辨云耳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二